



歌 剧 与 戏 曲

新春大吉

陈 仁 鑑 柯 如 寬 整 理

剧 本 月 刊 社 編



內 容 說 明

“新春大吉”写农民阿二，大年三十在城隍庙躲债，先后看到一个医生和商人前来求神。一个求神降瘟，一个祈求多多死人，以便能多收診費，多卖棺材。阿二設計捉弄了他們，使两个贪心的傢伙在年初一扭到街上，当众出醜。这是福建莆仙戏傳統剧目中的一出較好的諷刺喜劇。

新 春 大 吉

陈仁鑑、柯如寬整理

剧 本 月 刊 社 編

*

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香廠胡同 73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*

总号(文)0149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7/8 字数15,000

1956年12月第一版 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7,000

統一書号: T10023·127

定价: (5) 一角一分

歌剧与戏曲

(福建蒲仙戏)

新 春 大 吉

陈仁鑑 柯如寬 整理

剧本月刊社 編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服裝設計圖



章寶卿



桂林生



阿二

毓繼明 設計



桂林嫂



章宝嫂

第一場 逃 債

〔阿二，堅強而機智，雖受苦而不減其風趣，穿貧民裝上。

阿 二：（念數板）

我的名，叫阿二。
窮人不可居街市。
無田無園靠肩挑，
养活一家非容易。
今夜正是大除夕，
財主辭年極闊氣；
只我鍋里還沒米，
許多債主圍屋內，
無錢開債不肯行，
老婆假裝給我氣，
脫身出門叫我走，
無奈走出無處去。
整日只在后路灣，
面上裝做有神氣。
思量眼淚不敢流，
怕是冲犯大日子，大日子！

唉，天又黑了，冷風只往破衣縫里鑽。三十夜討債，照例要討到半夜，財主一定還在我家里賴着。夜里沒太陽，到處都是冷冰冰的，我要到哪里去躲一躲才对？（想）不錯，這個時候，城隍廟里最暖，我不如到老爺神桌下去睡一覺，等到下半夜，慢慢回家便了！（唱“倒搭船”）

我今立便去廟里，
逃債并非求保庇。
家家過年都歡樂，
只我不敢回家去。
思無奈，頭放低，
思量妻子心內悲。（圓場）

到啦！哇噠，老爺帳前火燭點得這樣明亮，一定有很多人來辭年。唉，城隍老爺，不是弟子心不虔，三十夜不來給你辭年，實在是一年到頭，謀生糊口，一家子女還顧不上。老爺你菩薩也当了，還不知道我阿二不嫖不賭，一生出力肯做，却是越做越窮。平時扑跌翻騰賺幾個血汗錢，塞債孔還不够；更不要說家里的“無底坑”，“鼻下橫”了。今日三十夜債主圍了一屋，他們是有錢人，輕利扒入，重利放出，小錢賺大錢，單吃我們這種無本的人！（內外炮聲鑼鼓聲）唉！這個時候，家家戶戶圍爐過年，辭年放炮，一家子喜喜歡歡，十分熱鬧，只我老妻孩子，已經兩頓沒吃，家里還答應着一班凶

神，大声不入，細声不出的鬧不了！（内嘆歎声） 嚟，有人来了，神桌下去燂一燂吧！

〔阿二避入神桌下。桂林生，三十五岁，傲慢而銅臭气極重，虽小气却要裝闊，外表修飾整齊，扎辮子，戴眼鏡，身簷褐色長袍，脚穿平底黑靴，携禮物上。〕

桂林生：（唱“双竹馬”）

今年該我大發財，
時風瘟疫一齐来，
但願明春人再病，
病了大人病小孩！

我就是桂林生，在城內开一家葯材鋪，世代祖傳做医生。我老子在日，秀才进了再行医，医生給做的非常風行，盖了一座七間三进的大屋，不幸正屋盖完，护厝未起，人就过世了。我繼承他的手澤，工夫不今不古，大家仍然称我做儒医。論医理也念得还熟，誰知护厝盖来盖去，总盖不起来。不过發財也不一定，今年六月，時風瘟疫大流行，运气一来，病人潮水也似的，把店門都挤坏了。現在护厝已經盖好，年底結賬，錢还剩有許多，家里辞过了年，备办这些禮物，到城隍庙給老爷謝恩，祈求明年再發財。哈哈到啦，把禮物排起来！

（排禮物，上香唱“勝葫蘆”）

一炷清香拜炉前，
吾神有聖也有灵，

今年佑我財源進，

虔誠再拜求明年！

城隍老爺在上，弟子桂林生，三十夜備有三牲禮物，給老爺謝恩。今年葯材鋪生意好，雖是弟子工夫時行，但沒有老爺保庇，哪里來那瘟疫流行。老爺你有靈有聖，保佑我明年好運再行一年，雖然護曆蓋了，但弟子娘怕熱，想再蓋一座樓房好避涼。明年真的蓋起樓房，三十夜老爺要吃什么，弟子一定就備办什么，求老爺俯准。（拜，以手呵口不斷地作揖）老爺肯保佑，也是容易，只要像今年，時風早行一月，（燒紙，阿二偷肉）四月起小病，到五六月疫病大流行，到七八月收束，十月間只要傷寒天花陪伴陪伴，那就太好了，弟子樓房准就蓋得成。（起作揖）老爺如果肯答應，明年豬腳羊頭，雞鴨白粿酬恩。（發現肉不見了）噯，奇怪！肉怎的沒了？難道會飛去不成！廟里也沒有貓，狗什么的！（四望，臉上現出笑容）呵！是啦！一定是這樣……吃我的禮物。（大喜，頓足）哈！肯吃最好，肯吃最好。（拍手笑）哈哈，我樓房明年蓋得起，老爺要吃什么有什么……肯吃最好，哈哈……

（桂林生急收禮物下。阿二神首爬出。）

阿二：好險！差一點給他找到。（摸胸口所藏肉）有錢的廟里來還願，保庇明年人多生病，樓房再蓋一座；我們沒錢的兩頓沒吃，餓得眼發花。肉給我摸來一塊，拿出來做点

心！（伸手拿肉，又想）等，家里两个孩子，一个老婆，一早到现在，也都沒吃，一定肚子餓得發慌。这三刀肉等下半夜拿回去，一家子来做岁过年！（向内望）刚才是下街桂林生啦，哼！为着發財，發願明年瘟疫再流行……

（内咳声）嘻，又有人来了！好像上街棺材店老板章宝师一样，此人是吝啬鬼。爬桌子下去再躲一躲！

〔阿二爬入桌下。章宝师，四十二岁。一个典型的守财奴，吝啬刻薄，爱小财，细眼高颧，满脸鬚鬚，面目古板可憎，常显出一副可憐相。行动迟緩。戴毡帽，辮子纏在帽上。穿破棉襖，以草索扎腰。手里悬着一只以干草系脚的蠟子①，心事多端，愁容满面地上。〕

章宝师：呃哼！（唱“賞官花”）

六月神前曾祈求，
特备礼物来相酬，
半喜又半憂！

（入庙將蠟供在神桌上，点香）城隍老爷在上，弟子章宝师，今年六月在你台前發願。实不相瞞老爷你，說生意今年实在好一些，錢也賺几个；怎奈店里开銷大，做工的十几人，給他吃飯也吃不起。算我节儉，只給他們黑豆，豆糟做菜，有时單用白鹽，其实連白鹽也吃不起呀！弟子那娘子身体又坏，平常飯菜食不下，医生說要吃补药，因此今年你保庇賺的几个錢，七除八扣，所剩不

① 蠟即螃蟹。

多。六月求願時，說是用十脚來給爺酬謝，當時明講豬一只，羊一只，這就八脚，還有二脚，說是“咪咪”（雞）或是“唧唧”（鴨）一只，十脚就齊全。但老爺你看，店里花銷那樣大，三十夜算賬，不長也不短，因此沒辦法，將就買這一只咸蠟給爺你辭年，雖然禮物無一樣，但說十脚也是有十脚的！（跪下）老爺你實在要吃豬羊，“咪咪”或“唧唧”，要等明年來。明年保佑我比今年更好，（以額重重的叩地。阿二摸去咸蠟）剩下一千八百，在爺要豬要羊，甚至五牲五色粿都可以，我弟子章寶師口願隨心願，從來不曾反悔。（又叩頭三响）老爺，老爺，古語說：“買藥的沒錢，放棺的有錢”，你只要出一出手，就是再窮的人，也要到我店里來！（唱“七兄弟”）

明年再死一倍多，
弟子就可余財寶；
若能二倍或三倍，
就比一倍更要好。

豬羊，雞鴨，十脚八脚來謝勞！（起插香，忽不見了咸蠟）

怎么？咸蠟哪里去了。噯呀！我只這一只蠟呀！初一早要湊碗呢！（頓足）這，這……怎么办！（四望）這個時候，難道還有偷人的！（到處找，近桌，阿二急入神帳內，神帳動）噯呀！不好，惡貨惡貨！（急逃下）

〔阿二由神帳出。〕

阿 二：呸！（唱“五更子”）

庸医杀人不用刀，
市僧行为似鸛梟；
祈神降灾实可惡，
不由阿二怒气高！

嘿！真可恨，我三十夜欠債，躲也沒处躲，这一班財主，今年發了財，心还不足，在城隍爷面前求願，要人多病多死几个。剛才棺材店老板求着，人要死二倍三倍，哼！老子听到这話，火着起来了！（唱前腔）

似此人心狗不如，
他人病死自家肥！
要他人前說道理，
看他道理說何如！

好！老子將这肉和蠟拿回去，同老婆孩子过年。明天是新年初一，想一个办法，給兩個人来开开心。（下）

第二場 設 計

〔桂林生換了新裝：鑲玉瓜皮帽，黑緞馬褂，藍綢狐皮長袍，新靴，胸前系着銀錢匣，拿水烟袋上。〕

桂林生：（唱“小桃紅”）

医生生涯比相臣，
黃金贈富不贈貧；

今年若再走好运，

盖起高楼把凉乘！

今天是新春初一，一年的头一日，諸凡各事，都要求一个吉利。几个小孩子去游春去啦！我也换了新衣，在鋪門口坐坐，也好给人問声好！

〔桂林生吃水烟。桂林嫂上，她三十二岁，紅衣花裙，面孔瘦削，略带刻薄凶恶的神气。〕

桂林嫂：蓮子湯也爛了，你不要以为飽了，就不吃；昨天油吃多啦，吃点醒醒脾胃！

桂林生：好啦，好啦，你放着，我坐坐就来！

桂林嫂：就来呀，我还給你留着一双大橘子呢！（笑下）

桂林生：是，是，大吉，（橘吉同音）新春大吉！

〔阿二上。〕

阿二：哇嗨，是桂林生。新春大吉，新春大吉！

桂林生：（打量阿二，見他沒換新衣，白眼）阿二，你要拜年，你就拜，紅橘^①我可沒有！

阿二：拿橘子我可不敢，到这里也不是为拜年，是要請先生去看病！

桂林生：你要請我看病！嘿，今天是初一日，赶快去請別人，不要坏了我一年的彩市！

阿二：人家是要緊的病，慕你医生有名，特地来請你。

桂林生：噢！是慕我的声名来的，那好，是有轎来？

① 閩俗元旦到人家，必送一双紅橘。

阿 二：噯呀！新正头一日，哪里去雇轎！

桂林生：沒轎也要有馬！

阿 二：哪里有馬！这个时候，馬都在河溝底賽跑啦！

桂林生：沒轎沒馬，要来請我去看病。哼！

阿 二：不要紧，走一回吧。

桂林生：昨天收賬，脚痛啦！

阿 二：噯，桂林生，不是我家里請你，是別人叫我来的！

桂林生：什么……別人叫你来？阿二，坐坐吧，烟吃一筒。

什么人叫你来？

阿 二：章宝师老婆生病，特地叫我来請你看！

桂林生：哦？是章宝师叫你来！（背白）城隍爷真灵驗！（对

阿二）阿二，坐哪，新春大吉，橘子拿一双吧，有財！

阿 二：不要，不要，桂林生，你沒橘子，去买也难！

桂林生：噯呀，这成什么話！不然，我馬上就去吧。

阿 二：你脚不痛么？

桂林生：哪里，哪里！病人的事，我們做医生的是知道的，

午时不得延至未时；再說，章宝师是有錢的人，沒去会受怪呀！

阿 二：这样說，沒馬沒轎，只得步行了！

桂林生：步行呀，步行呀！不步行还行么？

阿 二：不过，桂林生，初一日头去看病，要有忌諱，章宝师一家都是小心眼的，你話要揀着講！

桂林生：噯呀，还要你囑咐。你不知道人家称我是儒医呀！

認的字比你吃的米多啦。

阿 二：这样很好，我先走了！

桂林生：我就来，我就来！（阿二下，桂林生拍着手）嘿噫！城隍老爷好不有灵呀！今天才是新年的第一天啦，难得的就是一个吉利，全年就不要說了。礼物給吃了，一点也 不可惜。（对内）听见么？蓮子拿起来，把药箱收拾好，我吃了，就要去看病！

桂林嫂：（在内）知道啦！

——幕 落

第三場 誤 会

〔章宝师耳朵里夾着八斗，翻着賬簿，在桌前 打算 盤。他 換着 新褲，白袜子，但上身仍穿着那件破棉襖，毡帽也不換，不过只把草绳改換为藍布腰帶。

章宝师：三七二十一，五八四十，六七四十二，唉！糟糕啦，去年一年工錢还欠二十余兩，板料一項，还少人家十几兩，兩条对跌，（拍桌）实在所剩不多！

〔章宝嫂上，吓了一跳。章宝嫂，三十六岁，强悍泼辣，爱打扮。一上場，就显出她是个治家能手，对丈夫有权威的样子。衣着虽不华丽，但能講究。擦点粉，戴朵花，自以为年紀輕，还好看。大红上衣，鑲着黑边，胸前挂着一大串銀齿煉，綠色花褲，紅平底鞋，繡着花朵。

章宝嫂：要死啦！初一日头，算盤也拿起来。昨晚算了一夜，还算不完么？一件破棉襖，我看也要換一換！

章宝师：噯呀，噯呀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也像平时那样口舌不干不淨！

章宝嫂：什么口舌不干淨，难道愛財就不要面皮？你已报应到四十几岁都沒兒子了，錢要帶到棺材里去？

章宝师：天呀，天呀！（搥头）不要再說了，都是好的，都是吉利的！

章宝嫂：板行昨天很晚还來討錢。有錢就还人家，給人家背地里咒着，比你吉利吉利好多啦！

章宝师：（指妻）你妇道人家懂什么呀！这是利錢关系呀！可以拖的自然要拖。是他亏蝕，难道是我亏蝕！（指賬簿）总共一年只剩这二百多兩，不葷不素的，离成家立業还差远呢！

〔阿二上。〕

阿 二：哇噯，章宝师，發財，發財，新春大吉！

章宝师：（白眼）什么事？

阿 二：死了人啦，要买棺材！

章宝师：阿二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要找話講！

阿 二：呀！不錯，不錯。

章宝师：要的是槌的，还是漆的！

阿 二：要一部四塊簪的，板要上等，漆水要厚。

章宝师：貨你放心；只怕你不是买这材料的人！

阿 二：下街桂林生老婆，昨夜死了……

章宝师：过世，过世！

阿 二：是，是，过世了，他叫我来替他定这种料。

章宝师：呵，那就是啦，是桂林生叫你来的！（背白）城隍爷真灵验！（对阿二）阿二，怎的？还有什么人来抬！

阿 二：这个时候，什么人肯来。他吩咐，你店里工人叫两个，一發抬到他家，彩紅照送。

章宝师：工人都回去啦！只有一个徒弟在这里，就是我与抬去吧！

章宝嫂：初一日头，人家家里死了人，哭哭啼啼的，不要去！

章宝师：你知道什么，这是一个彩市呀！他有工錢，彩礼，还有大紅橘子呢。

阿 二：橘子彩錢一定有。章宝师，还有一事，要从后路走，别在大街上招招搖搖。今天是初一日头，大日子呢！

章宝师：知道啦，这个还要嘱咐么。

阿 二：好，我走啦，你馬上去！

章宝师：馬上就去，馬上就去！

阿 二：（旁白）我現在避在一边，看这朵花怎么开！（下）

章宝师：六八呀！

〔幕后应：“什么事？”〕

章宝师：开后門。

〔幕后应：“做什么？”〕

章宝师：与我一起抬寿器去桂林生家里。

〔幕后应：“今天是初一呢！”〕